

亞瑟 米勒（1915-2005）：從劇作家之死談起

洪敏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mhhung@ncnu.edu.tw

以《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1949）名聞遐邇的美國劇作家過世了！今年二月十日亞瑟 米勒死於位在康乃狄克州洛克斯貝律鎮（Roxbury, Connecticut）的家裡，享年八十九歲。台灣報紙提到他的死訊約莫不離他是美國現代劇《推銷員之死》的作者，是二次大戰後與田納西 威廉思（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齊名的戲劇大師，當然一般觀眾可能更好奇他與明星瑪麗蓮 夢露（Marilyn Monroe 1926-1962）那段僅僅維持六年的婚姻。當代觀眾與讀者除了再度輕歎這是一個大師相繼殞落的年代，如果去看看米勒官方網站（<http://www.ibiblio.org/miller/>）上的公告，不難發現這位劇作家的死還真的是和一般大眾關聯匪淺。米勒協會的官方網站（The Arthur Miller Society Official Web Site）在訃文中推崇這位大師在作品中所展現的藝術成就、道德信念與堅定的人文價值。這篇訃文後來刊載在紐約時報，而多數美國讀者應該同意這句話——米勒將「我們的名字和社會任務留給我們。」讀過《推銷員之死》或看過這部戲的人都清楚，米勒透過這齣所謂的「現代悲劇」，探討小人物在紛亂的現代社會價值中的破敗與無奈，人與社會的關係是米勒諸多作品不變的關懷。

米勒的戲劇人生

米勒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在紐約市。父親伊西索羅 米勒（Isidore Miller）是經營女裝生意的商人，很不幸地卻在二〇年代末期的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中生意失敗，米勒一家從此也陷入財務窘困的長期掙扎，後來甚至遷居到布魯克林區一間木板隔間的小房子。《推銷員之死》當中有一段兄弟擠身一間房間裡的上下床鋪，間或偷聽到父母交談的聲音，據說就是和作者個人經驗有關。嚴格說來，米勒並非出身書香世家，童年在踢足球、玩棒球、看看冒險故事書中度過。一九三二年從林肯高中（Abraham Lincoln High School）畢業後，一度註冊準備入學紐約市立學院夜間部，沒想到兩星期後就辦休學，轉而到汽車零件五金廠當伙計，為了賺取日後大學的學費，一做兩年。

一九三四年秋天，米勒進入密西根州安娜堡（Ann Arbor, Michigan）密西根大學新聞系就讀，做過大學報紙的記者兼夜間編輯。兩年後以一部在六天內完成的劇本《不是惡棍》（*No Villain*）得到密西根大學校內的哈普伍德戲劇獎（Hopwood Award in Drama），並轉系進英文系。米勒因為深受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感動，很早就立志要當作家。進了英文系後的米勒，受業名師，劇作才華得以充分發揮，之後數度得到劇作獎，他的作品甚至走出

校園，前往底特律演出。一九三八年畢業後，旋即重回紐約，正式開始長達七十年精彩的戲劇人生。

米勒一生寫過不少廣播劇，最早從加入紐約市的「聯邦劇場」（Federal Theater Project）開始，作品前後在哥倫比亞廣播系統（CBS）和國家廣播公司（NBC）出現過。然而，直至一九四七年《我的兒子們》（*All My Sons*）受到紐約劇評人獎（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和東尼獎（Tony Award）肯定之前，米勒的劇作事業並不平順。其間，「聯邦劇場」因故倒閉後，他一度必須靠社會救助金勉強過日，第一部在百老匯上演的戲，演了四場就下檔。不過，四〇年代前期的米勒幾乎以廣播劇維生，創作從未間斷。《我的兒子們》是米勒舞台劇本創作的重要里程碑。這部作品描述二次大戰期間一家製造飛機零件廠兩個合夥人以及他們兩個家庭的故事，是米勒描寫一般美國家庭和錯誤社會價值折衝的第一部重要代表作。當然，一九四九年出品的《推銷員之死》是相關主題的箇中翹楚。這齣戲結合一個推銷員的家庭問題、美國社會所訴求的美國夢以及現代有無悲劇英雄等議題，寫盡一個一心追求成功夢想的普通人，竟然被自己所認同的社會摒棄，最後走上絕境。米勒因為這部作品得到當年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的殊榮，以及其他無數獎項的肯定。

《推銷員之死》轟動一時，不僅讓米勒聲名大噪，從此也奠定他在美國現代劇舉足輕重的地位，堪稱是一九四九年的風雲人物。然而，這位以作品反省美國社會價值，描繪普羅大眾困境的作家，很快就面臨一連串讓創作者深惡痛絕的檢查制度（censorship）的困擾。在一九五三年登場的《烤煉》（*The Crucible*）戲中，米勒以一六九二年美國殖民時期發生在麻州塞楞（Salem, Massachusetts）審判巫師的歷史為背景，影射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的集體歇斯底里，暗諷會議進行其實所憑藉的是顛覆破壞。對當年的米勒而言，良心不再是私領域的選擇，而是公共行政的一環。他甚至認為，社會中的個人絕對有抗拒律法威權的能力，而且應該身體力行。果然，隔年這部戲應邀到比利時演出時，米勒就因無法取得美國護照而不能成行。人與社會的關係在這位以探討社會良知著名的作家身上鮮活演出。

米勒的創作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幾乎完全停頓，一九六四年復出之作《墮落之後》（*After the Fall*）略帶自傳色彩，許多批評者一致認為劇中充滿自我毀滅性格的瑪琪（Maggie）就是取材自當時已經化離的第二任妻子瑪麗蓮夢露。六〇與七〇年代的米勒除了繼續寫各類反應社會公義的劇本，創作已經漸漸無法完全滿足這位劇作家對道德的熱切追求，以及渴望與大眾為伍的自我期許。米勒對政治和公共事物的熱中是這位劇作家介入社會的直接參與方式。一九四七年曾經參加由共產黨贊助的作家會議，一九五六年還一度必須出席為自己不是共產黨，也沒有從事反美國政府活動而辯護。一九六五年米勒擔任國際筆會組織（P.E.N. International）* 的主席，一九六七年出訪莫斯科，遊說蘇聯作家加入國際筆會。

* P.E.N.代表詩人（Poets）、劇作家（Playwrights）、編輯（Editors）、散文家（Essayists）和小說家（Novelists）等文藝工作者英文字首的縮寫。P.E.N. International 則通譯為國際筆會。

一九六八年甚至以來自康乃狄克州洛克斯貝律民主黨黨代表的身份，參加當年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而他所支持的正是當時挑戰詹森總統，氣勢銳不可當的麥卡錫（Eugene McCarthy），雖然麥卡錫最後並未能成功獲得提名。

七〇、八〇甚至九〇年代的米勒，已經少有全新編劇創作。除了有零星的獨幕劇、散文與電影劇本的作品，他與戲劇的關係多半是將過去作品改編為電視劇版本或重新改版到各地演出。一九八三年他親自導演《推銷員之死》，在中國北京演出。一九八六年受邀到蘇聯，與同行十五位作家會晤當時新任的蘇聯共產黨秘書長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ov），商討政局。九〇年代後期起，部分米勒的作品已經開始以五十週年回顧展的方式，重回紐約百老匯，再度受到高度的肯定，《推銷員之死》就是其中一例。

閱讀《推銷員之死》

威利 羅曼（Willy Loman）原來是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極受歡迎的推銷員，而他之所以從事這行，主要是因為當時有一位名為大衛 辛勾頓（Dave Singleton）的推銷員，他能不離開旅館，僅僅靠著電話聯絡，就接到訂單。而前來參加他的喪禮的人，來自全國各地。戲一開始，威利從新英格蘭回到紐約的家，告訴他的妻子琳達（Linda），他常常開車不專心，恐怕以後不能再長途旅行外地推銷了。琳達則告訴他，他們的長子比夫（Biff）在離家多年後，終於回來了！十四年前，比夫參加足球校隊，表現優秀，原來極有機會可以得到大學的獎學金。沒想到因為數學被當，特地跑到波士頓去找當時出差在外的威利，卻意外在旅館裡發現威利有外遇。此後，比夫不再相信他的父親，父子關係形同水火。

十四年後的現在，威利、比夫和另一個兒子黑皮（Happy）終於又重聚在同一屋簷下，大家勉強前嫌盡棄，似乎又重新燃起往日的夢想，準備一切重新來過：威利和黑皮要比夫去向以前的東家借一些錢，開始做點小生意；而威利則想向公司請調回到紐約工作，不再長途旅行。可是，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如前一天晚上所預期。威利的公司不僅不讓威利調回紐約，甚至也不再需要他代表公司到新英格蘭。原來，威利已經精神恍惚多時，長期以來都是向鄰居查理（Charley）借錢，謊稱薪資，回家交給琳達。琳達也都清楚這些細節，只是琳達深愛威利，不忍拆穿。但是，比夫卻在這時要求他的父親威利正視真實：他的兒子只是個普通人，甚至已經偷竊成性，幾乎每一份工作都是因偷竊離職，還曾經因此銀鐐入獄。父子兩人發生嚴重衝突，威利堅持不肯相信比夫的話。比夫和威利有一段相當精采的對話，淺顯易懂，卻感人不已。

威利：你的人生大門敞開著！

Willy: The door of your life is wide open!

比夫：爸！我這種人一打才值一毛錢，而且你也是這種人！

Biff: Pop! I'm a dime a dozen, and so are you!

威利：我不是一打才值一毛錢的人，我是威利 羅曼，你是比夫 羅曼。

Willy: I am not a dime a dozen! I am Willy Loman, and you are Biff Loman!

威利的心中還是以為比夫是當年那個茫然的兒子，於是，他決定以他的死換取兩萬塊的保險金，幫助比夫東山再起。最後，威利自殺身亡，前來參加喪禮的除了家人、鄰居，沒有外人。

這齣戲以在兩個相隔大約十四、五年的時空所發生的事件，鋪陳年歲漸長的威利在回憶中緬懷過去的梦想，即便旁人與客觀環境逼迫他面對殘酷的真實，他仍然雄心萬丈。透過威利在不同時空反覆往返（flashback），作品層層揭露過去的家庭秘辛，分析威利之所以落入晚景淒涼的性格與當時的社會歷史脈絡。整部戲包括兩幕與最後的一小段安魂曲，以威利的喪禮作結。死亡的結局當然不是檢驗悲劇的標準，但是，讀過希臘悲劇的讀者多半都會思索：威利的性格對於他的家庭教育與事業影響深遠，他的樂觀天真，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極力追求名利，可否類比為古典悲劇英雄的致命缺陷（tragic flaw）？如果古典時期的悲劇英雄都是高貴的血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下階層的人」（low man，和 Loman 諧音）在貴族凋零的現代，是否仍稱得上悲劇英雄呢？換言之，作品中威利因為性格所犯的錯誤與墮落究竟是悲劇（tragedy）或只是引起我們的感傷（pathos）？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不僅是一齣美國現代劇，其與悲劇的關係以及檢驗悲劇定義的時代意義，不容小覷。

相關網站

<http://www.ibiblio.org/miller/>

<http://www.kirjasto.sci.fi/amiller.htm>

http://www.pbs.org/wnet/americanmasters/database/miller_a.html